



城市笔记精选·社会万象卷

渴望撒野

主编：王春芙 副主编：陈朝华 编委：王来雨 余少锺

南方都市报文丛
花城出版社

南方都市报报文丛·城市笔记精选
王春芙 主编
花城出版社



渴望撒野

社会万象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渴望撒野：社会万象卷

王春芙主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4

(城市笔记)

ISBN 7-5360-4520-4

I. 渴 ...

II. 王 ...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0573 号

责任编辑：邹靖华 技术编辑：薛伟民

封面设计：赖敏良 内文插图：康永君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

(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1 插页

字 数 17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520-4/I·3604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 | |
|--------------|--------------|
| 1 / 渴望撒野 | 销赃 / 48 |
| 4 / 空中花园 | 群居时代 / 50 |
| 6 / 下一站回来 | 违章 / 52 |
| 8 / “做贼”心虚 | 手铐 / 54 |
| 10 / 谁给谁的钱 | 招聘档次 / 56 |
| 12 / 一路酣声 | 非典型停水 / 58 |
| 14 / 一张汇款单 | 空城计 / 60 |
| 16 / 卖刀者言 | 隐私的价值 / 62 |
| 18 / 工钱 | 流动广告 / 64 |
| 20 / 绝七万 | 逃生警铃 / 66 |
| 22 / 一瓶可乐 | 发廊街的理发店 / 68 |
| 24 / 要害所在 | 肚脐下面 / 70 |
| 26 / 技术 | 擦鞋 / 72 |
| 28 / 新的增长点 | 搬走了家乡 / 74 |
| 30 / 三个收报人 | 一抱二十年 / 76 |
| 32 / 木瓜 | 善意 / 78 |
| 34 / 钨丝长在灯泡外 | 撒泡尿的功夫 / 80 |
| 36 / 遛车 | “白粉”交易 / 82 |
| 38 / 行为艺术 | 三八红旗车 / 84 |
| 40 / 聆听 | 出场费 / 86 |
| 42 / 混战澡堂 | 见机行事 / 88 |
| 44 / 小款爷 | 售楼秘笈 / 90 |
| 46 / 人情 | 帝王牌价 / 92 |

- 94 / 一生一次
- 97 / 习惯动作
- 98 / 茶“页”店
- 100 / 回头客
- 102 / 因小失大
- 104 / 众生相
- 106 / 亲戚旅社
- 108 / 看头和搞头
- 110 / 算命
- 112 / 量手知姓氏
- 114 / 租房
- 116 / 总会遇到
- 118 / 中介缠身
- 120 / 防非绝招
- 122 / 家教第一课
- 124 / 上奶当
- 126 / 热心人
- 128 / 无处不故乡
- 130 / 一分钱的空调
- 132 / 热心邻居
- 134 / 早有对策
- 136 / 服务秀
- 138 / 非典型父老乡亲
- 140 / 成人的愚人节
- 142 / 广告病
- 145 / 谁让你下蛋
- 吐血盗版书 / 146
- 绝世好罩 / 148
- 家校通 / 150
- 都在船头 / 152
- 盯梢 / 154
- 捉弄 / 157
- 出示机票 / 158
- 一“视”同“人” / 160
- 亲爱的酒鬼 / 162
- 墙上聊天室 / 164
- 子夜场 / 166
- 屁股不许对着教授 / 168
- 服务到家 / 170
- 心理问题 / 172
- 临时演员 / 174
- 新手上路 / 176
- 慰问 / 178
- 智能化方便 / 180
- 临时包厢 / 182
- 精神损失费 / 184
- 旧账“心”账 / 186
- 放生 / 189
- 第三者保险 / 192
- 家访 / 194
- 盗版书 / 196
- 专家主刀 / 198

- | | |
|--------------|--------------|
| 200 / 暗示 | 勾勾相连 / 242 |
| 202 / 让座 | 借日 / 244 |
| 204 / 免费验屁 | 自愿捐款 / 246 |
| 206 / 偷窥 | 抓紧时间 / 248 |
| 208 / 您误会了 | 混在广州 / 250 |
| 210 / 老杨推销记 | 一米成本 / 252 |
| 212 / 粗心 | 借款协议 / 254 |
| 214 / 卖花“情人” | 老板贵姓 / 256 |
| 216 / 这次不交钱 | 遍地行规 / 258 |
| 218 / 好人难做 | 拒客有术 / 260 |
| 220 / 智取 | 回扣 / 262 |
| 222 / 高价牙签 | “名片人” / 264 |
| 224 / 以其人之道 | 借钱记 / 266 |
| 226 / 口服液 | 真朋假友 / 268 |
| 228 / 评估学 | “安全”对讲 / 270 |
| 230 / 谁骗谁的钱 | 提醒 / 272 |
| 232 / 沉重的镜片 | 底线 / 274 |
| 234 / 谁更惨 | 面子问题 / 276 |
| 236 / 父病速归 | 师表 / 278 |
| 238 / 哑巴亏 | 荤号子 / 280 |
| 240 / 黑心 | |

渴望撒野

文◎小小菜

不知不觉，来深圳一年多多了。

深圳这城市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年四季都很温暖，当然夏季的时候是“温”过了点，但是这种超级温也有好处，就是当你混得身无分文，连10元店都住不起的时候，你还可以很方便地就能找到一块非常柔软而美丽的草坪作为栖身之地。幕天席地，并且不用担心着凉。更美妙的是这些草坪一般都会有自动喷淋系统，那就基本上连冲凉这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说过，深圳很温暖。在草坪上淋浴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冷。微风轻轻地吹过毫无遮掩的身体，水是微温的，轻轻地麻麻地无比欢快地打在身上，那种爽是窝在直不起身的卫生间里冲凉无法比拟的。赤脚踩在草坪上，有些麻麻的痒，有些麻麻的酥。搞得每次冲完凉，我都会斗志昂扬，高举双手，在天地间写一个大大的真实的人字……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不切实际的想象。我南下时，怀里揣了张卡，上面有8000大洋。我的母亲对我说：钱不够花，就打电话回来给你存钱进去。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心理准备，我就实在不好意思令自己沦落到去草坪

冲凉。

每天我道貌岸然，神色冷漠地摸去上班，坐在电脑屏幕面前，十指如飞，刷刷刷干完工作，刷刷刷飞点冷箭，刷刷刷灭掉直取后心的无名飞刀，然后在中午时分与同事满面春风，互拍马屁，在某一个窗明几净的地方吃饭聊天。我们讲的段子越来越无趣，面目也渐渐了无生趣，为了一只苍蝇是公是母的话题，我们可以非常激烈地讨论一个中午。

我的卡里还是只有 8000 元，这令我有些郁闷。在深圳，还真只够买一个卫生间的角，这个角还不能大于两平方米。现在我租住的这地方倒很大，卫生间也很大。从卫生间的窗口



看出去，能看见月亮，可是月亮的清辉却洒不进我的窗口。这令我在某些夜晚深深地自以为是地想念一些人和事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念床前明月光。我总在子夜才开始清醒，但是没有月光的房间，再清醒也有限。

我就这样模模糊糊地呆在深圳，时不时又总是有面容模糊的人请听说教，那就意味着有免费的晚餐可以吃。晕晕地吃完后，耳朵总会有些油，心思总会有些恍惚，晃晃荡荡坐了车，在深圳美丽的深南大道上奔驰，

车窗外有美丽的灯、美丽的草坪，草坪上有人在冲凉。

无论怎样，我是不能到草坪上去冲凉的，然而我实在是很想去冲凉的。才一年时间，我已经老得连撒野的勇气都没有了，连承认想撒野的勇气都没有了……

空中花园

文◎满地娇

老安在这座城市奋斗了近十年，终于在市中心的高尚住宅区按揭了一套房。房子面积虽小，但每天进出小区时，看着制服笔挺的保安朝他毕恭毕敬地点头，老安心里总是乐滋滋的，感觉自己成了上等人。可是，随着左邻右舍陆续搬入，老安渐渐乐不起来了——这些邻居出入不是大奔就是宝马，老安骑着个破摩托跟在后面，丢脸得很。

这天下午，老安下班回家，刚进小区大门，就看到一辆平日里在工地才能见着的大型吊车，正呜呜挥动着八九层楼高的巨型钢臂，吊起一棵大树，往他住的那栋楼天台上送去。老安不觉吓了一跳，尽职的保安赶紧跑来告知，这楼最顶层的四套房子都被一个老板买下了，整栋楼的天台也归他。老板决定，斥巨资在那里打造一个空中花园。

“这样吊一棵树，一次就是 3000 块！”保安激动得唾沫横飞。“什么？3000 块？”老安不觉失声大叫。

“对啊，这个老板好有钱啊！光整上面这个花园，装修啊、花木啊，就花了快要 50 万……”

保安还在滔滔不绝，老安却已经气得吹胡子瞪眼。

这些暴发户，摆阔摆得居然连大吊车也招来了！

打这以后，老安呆在家里，总觉得头上顶着个 50 万的花园，心情更加沮丧。家里人开始担心，怕他也患上时髦的抑郁症。

转眼进入台风多发的夏季。有天晚上，又一个强劲的台风正面袭来。迷糊睡梦中，老安被楼上砰的一声巨响惊醒了，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中午下班回家，老安惊奇地发现，那辆大吊车又出现在他家楼下，呜呜呜地，又忙着从天台上吊下什么东西。原来，一场台风使顶楼的空中花园几乎变成空中垃圾园，大树倒了，花草折了，小凉亭还差点被掀了盖。老板没法，只得忍痛把空中花园改成空中平台。

“这下老板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要知道，为了他这个劳什子空中花园，整个夏天他都提心掉胆的。”保安又开始滔滔不绝，这回，老安恍然大悟，原来，老板头上顶着个 50 万的空中花园，心情比他更压抑！

从此，老安每天进出时，又是满脸乐滋滋的；而且，他还多了句口头禅——生活嘛，两个轮子有两个轮子的简单，四个轮子有四个轮子的麻烦。



下一站回来

文◎余维庆

从体育中心打球出来，我走进了地铁站。

现在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两侧的候车黄线外挤满了人群。突然一阵骚动，列车来了，我几乎是被推推搡搡地挤上了车，严严实实地被包在中间。

列车门刷地关上了，站在车内门边的一个打扮艳俗的女孩突然用力地拍着车门：“开门！放我下车！”地铁又不是公共汽车，哪能说开门就开门的。我顺着她焦急的目光看了一下，车门外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农村老太太，她就那么不知所措地、满怀歉意地看着女孩。

女孩的口气变得气急败坏并且带了哭腔了，她几乎是在埋怨了：“叫你快点上来嘛！”车外的人听不见她的声音，她又挥舞着手比划着：“呆在这里别走开！我下一站就回来找你！”

座位上的两个年轻人突然扑哧笑了一下，他们大概跟我一样注意到了女孩的处境，看一个淑女在车厢里活蹦乱跳确实是一种很有趣的消遣。我在心里对女孩和那个老太太的身份做了一下猜测：一个是在城市里打工的女儿，一个是来探亲的乡下母亲。

列车开了，女孩一直向来路张望着，粘在母亲身上

的目光被拉扯了一个站，终于飞快地下车了。

我还有几个站，在这几个站里，对这件事无谓的猜测使我的心情变得乱糟糟的。我想这个女孩回到原来的地铁站无非是两种结果：一种是担惊受怕的女孩对母亲进行愤怒的指责，另一种是——空空的站台里，女孩在哭泣……

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做贼”心虚

文◎卢振海

从朋友家出来，我火急火燎地往公交车站赶——这路往返于市府广场和西郊新村的专线车晚上 10 点便收车，现在已经是 9 点 40 分了。

还没容我喘过气来，便有一辆车子缓缓地驶了过来。然而我搜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却只掏出了 9 毛钱的零钞，除此之外竟全是 5 元 10 元的票子！见鬼，我怎么忘了准备零钱？这可是一条无人售票的线路，上车 1 元不设找赎。眼睁睁地看着专线车停下后又开走了，我惟有抓耳挠腮。

我环顾四周，打算随便买点什么把票子兑零，但竟看不到一家尚在营业的小店铺或者小摊档。也难怪，这儿地处市郊，更主要的还是天寒地冻，谁还会为着鸡零狗碎的生意挨寒抵冷呢？

这时，一辆血红色的出租车从我眼前沙沙地飞驰而过。打的回去？这当然是个不错的主意，但从这里打的回去少说也要二三十块钱，实在不是我等打工一族能够随便消受得起的高消费。

稍顷，又一辆专线车开来了。我抬腕看了看表，已经 10 点 07 分，这肯定是最后一班车，过了这个村便没

有这个店了！于是我把心一横，等车门一打开便腾地跳了上去，从口袋里将所有的毛票掏了出来，故意将它们揉成了一团，一古脑儿地往投币箱里塞。偷偷瞥了司机大佬一眼，谢天谢地，他正仰着头在喝水，根本不可能察觉我作了弊！于是，我转过身，大模大样地走到后面的座椅上坐下来了。

司机大佬正要关门，一个乡下模样的姑娘一边大声叫喊着“等一下等一下”，一边气喘吁吁地跳上了公交车，没等站稳就把紧握着的拳头一把松开，露出了手里的几张毛票问司机：“司机大哥，我差两毛钱，下次补上，行吗？”司机笑了笑，说：“上来吧上来吧。”

“一定补上一定补上。”姑娘频频点着头，将钱塞进箱子后，竟开心得一蹦一跳地走到我身旁坐了下来，还跟我点了点头说：“这司机真好！”



一路上，我便有了作贼一般的感觉，心怦怦地跳得厉害。我不住地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像乡下姑娘那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呢？

谁给谁的钱

文◎毛头

每晚的新港西路，到了 11 点依旧灯火灿烂车水马龙，路边廉价的烧烤摊也应运而生。奔波了一天的打工仔和我们这些穷学生都会出来放松一下疲惫的心，依附着这个城市的拾荒者，到处巡视着，等着拣拾人们丢弃的饮料瓶。

有一个老伯，每晚都准时出现在那里。斑白的头发，佝偻的身躯，一件破旧的早已被汗渍浸得泛黄的 T 恤，一个巨大的蛇皮袋，盛载了老人全部生活的希望。他总是默默地走到每张桌子前，指指空的饮料瓶，你若是朝他点点头，他才把瓶子收进蛇皮袋，脸上露出一丝艰难的笑意。

这个周末，我们像往常一样来到烧烤摊，感觉气氛似乎不对。循着人们的目光望去，愕然发现老伯竟躺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空饮料瓶散落一地。周围有几个跨在摩托车上的彪悍的年轻人，虎视眈眈地看着老伯，见他已无法动弹，转身扬长而去。我们走近了才发现，老伯的黄汗衫上竟然全是血迹，脸上是一大块擦伤的痕迹，后脑勺上也不停地有血渗出。听了几个摊主七嘴八舌的叙述，终于弄明白，老伯捡垃圾时误拾了这群

年轻人掉在地上的一件衣服，被暴打了一顿。

我和同伴商量了一下，先送老伯去医院要紧。

在医院里挂号、上药时，老伯不知是喃喃自语，还是想要和我们说些什么，嘶哑的喉咙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同伴凑近了，听出他似乎是在念叨：“给钱……给钱……”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老伯将我们误认为打他的人，想要敲诈我们的钱？这样的故事似乎也听过不少。顾不得许多，我们仍旧帮他清洗完伤口，敷了药粉，他的精神总算慢慢恢复了。

问清楚老伯的住址后，我们扶着他慢慢往回走。到了他的“家”——一个塑料布搭起的小棚子里，我们帮他烧了热水，并嘱咐他按时吃药。正欲离去，老伯突然攥住我的手，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再次念叨：“给钱……给钱……”我和同伴吓得直往后退，难道老伯真的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

然而此时，只见老伯费力地将手伸到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装满了零钱的塑料袋，拼命地往我和同伴的手里塞。那一刻，我的脸一直烧到了脖子根……